

一、淞滬會戰——粉碎日軍三月亡華迷夢

抗戰初期，日軍狂言三月亡華，憑優勢裝備妄圖速戰速決，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槍響，日本一方面用兵華北，一方面於當年八月興兵上海，期以分進合擊，一舉殲滅我國野戰軍，進而奪取戰略要地，迫使我國屈服稱臣。由於會戰地區主要在上海，而上海幅員廣闊，加上上海部分地區為法租界與公共租界，因此當淞滬（上海及附近地區）戰起，在租界的人士可隔岸觀火，因而國軍無懼犧牲、血戰抗敵的英勇事蹟，透過媒體報導，不僅引起世界各國同情，更振奮鼓舞了國人抗戰到底的信心。

淞滬會戰是我國抗日戰爭初期的重大戰役，戰事發生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會戰結束有兩說，一是在當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地區淪陷，另一是上海失守後，日軍一路追擊，國軍泰半轉進於南京地區，緊接就是南京保衛戰，因此抗戰時期曾擔任我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在其著作《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一書，即將淞滬會戰的結束日期，訂為當年的十二月中旬南京失守日，本文根據此說。

日軍進攻上海 淞滬會戰爆發

民國二十年，日本在東北發動九一八事變，翌年又製造上海一二八事變，之後，上海

租界區各國劃出非武裝區，致使我軍難以在此布防，日軍卻可在其虹口、楊樹浦租界地區駐防，並建築防禦工事。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隨戰事的擴張，八月初，日陸軍攻陷河北後，再沿平漢、津浦兩路節節南下，與我軍激戰於冀中、冀南一帶，日本海軍也開始增兵華東，而上海駐滬日軍則以虹口靶子場海軍陸戰隊為核心，循楊樹浦、公大紗廠及滬西中山路豐田紗廠兩路，各設軍事據點，戮力戰備整備，一時上海地區山雨欲來，四處風聲鶴唳。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下午五時，日本海軍陸戰隊中尉大山勇夫及士兵齋藤要藏等，乘自備汽車到虹橋飛機場門口偵察，我駐場衛兵石景哲等阻止他們通過，日本人當場將石景哲擊斃，在逃逸中途，與我保安隊步哨相遇，雙方開槍互擊，兩日人都中彈死亡。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一日，日本海軍陸戰隊遂以虹橋事件為藉口，陸續增兵上海，除以運兵船載運數千名海軍陸戰隊員集結於上海租界，更由日本佐世保派兵艦十六艘來滬增援。八月十三日，日軍向江灣及閘北方面猛烈攻擊，淞滬會戰於是揭幕。

淞滬戰場是以上海市區，包括：閘北、虹口、楊浦等地區，以及蘇州河沿線；黃浦江與長江交匯處的吳淞地區；位於上海北部的大場、江灣、廟行一線；可資登陸的寶山、羅店、瀏河一線；重要戰略要點蘊藻濱、泗塘河區域，黃浦江兩岸等為範圍；另隨戰事的發展，南翔、昆山、嘉定均含在內。

淞滬戰起，我以京滬杭地區成立第三戰區，並依逐次投入之國軍部隊區分為中央集團軍、左翼集團軍與右翼集團軍三部，茲依據戰事之發生、擴大與轉折過程，區分為四個階段概述：

第一階段：抗敵禦侮 主動出擊 海空軍英勇作戰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至八月底）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日軍集結在滬部隊萬餘人，向我保安隊進攻，我第九集團軍（中央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率部增援，採攻勢作戰，戰事集中於虹口、楊樹浦、江灣及閘北方面，當晚國軍第八十七師占領滬江大學，第八十八師占領持志大學、五洲公墓等要點，甚至旅長黃梅興於指揮攻擊持志大學時，英勇壯烈成仁。因日軍早有準備，防禦工事堅固，雙方戰鬥激烈，國軍一度攻至匯山碼頭和虹口日方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可惜國軍缺乏攻堅武器，難達戰果。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晚上，日軍增援部隊於川沙、獅子林、寶山等地同時登陸，向寶山、羅店、瀏河之線南犯，我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陳誠率部增援抗敵，並於二十四日對當面之敵發起反攻，但因日軍艦砲與海空軍之協同作戰奏效，終難成功，又以日軍後續

增援，羅店失守，戰事擴大，第一階段告終。

此階段，我國海空軍作戰的英勇，也是可歌可泣，令人感佩，值得一書：

八一四空戰大捷 空軍戰神高志航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下午二時，我國空軍總指揮周至柔下達「第一號作戰命令」：命令進駐華北的空軍部隊，除留一部支援華北作戰，主力祕密轉移至華東方面。十四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下令「總攻擊」，封鎖長江下游，奪回被日軍占領的陣地。八月十四日凌晨二時，航空委員會決定先發制人，我空軍派飛機轟炸虹口、匯山碼頭、日本海軍司令部及各大紗廠，並炸傷日本旗艦「出雲號」。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上午，日本空軍空襲杭州及廣德機場，我空軍第四大隊剛抵達笕橋機場，突遭敵襲，各機乃不顧自身危險，緊急升空迎戰，由大隊長高志航率領兩機群共二十七架，分途截擊、奮勇作戰，在極短之空戰中，我空軍軍機當場擊落日機三架，首開擊落日機而我機無損的光榮紀錄，嗣後政府即以此光榮記錄之「八一四」定為空軍節。

海軍重創日艦出雲號 廣敷水雷阻擊敵艦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四日晚，國軍江陰區江防司令部派出快艇兩艘，加以偽裝，潛駛上海，十六日晚八時，我海軍第一〇二艇繞過三艘沉船封鎖線，以最高之速度，直駛南京路外灘，並於距離日旗艦出雲號約三百公尺，頂角五十度時，當即瞄準出雲號，並連續施放魚雷兩枚，兩雷均中，轟然爆發，第一〇二艇遭日艦濃密砲火射擊，旋於九江路外灘浦口碼頭附近負傷下沉，而出雲號受創甚重，日海軍震駭無比。同日，我海軍除令晉安運輸艦沉塞董家渡水道，復趕製大量水雷，將淞滬一帶之紛歧港汊，一律予以封鎖；又在黃浦江口構成三道防線，此外，並派員敷設水雷，阻擊敵艦。

空軍閩海文壯烈成仁 日軍立碑向勇士致敬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我空軍第四、第二、第五、第七等大隊，各型飛機四十四架，分批前往虹口地區，輪番轟擊日軍陣地及司令部，日機雖起飛迎戰，仍損傷極大。不過，我機進行轟炸時，日軍地面砲火與高射火力極為猛烈，其中我空軍閩海文駕駛之軍機，於轟炸日軍司令部時，遭日軍地面砲火擊中，閩員被迫跳傘，不幸墜落於敵陣，復遭日軍包圍，閩員以隨身手槍，斃擊日軍數人後，不願被俘，乃以最後一彈，自戕殉國，壯烈成

仁，日軍敬仰閩烈士之壯烈，乃予厚加殮葬，並立碑書曰：「支那空軍勇士之墓」。

第二階段：血肉磨坊 捨生衛國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至十月下旬）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一日至七日間，國軍對於吳淞、獅子林、寶山等要點，將士用命奮勇血戰，尤以九月七日寶山一戰，營長姚子青於城破之時與日軍進行巷戰，最後除為報告戰況，趁勢逸走的二兵魏建成外，全營奮戰抗敵至最後一人，然而，此奮勇也難敵日軍的優勢火力，相關要點陸續失陷。日軍占領我沿岸陣地後，彼此戰線犬牙交錯，戰況混沌。

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中旬，日軍到滬支援作戰有三個師團與其他部隊，共約十萬餘人，挾火砲三百餘門、戰車兩百餘輛、飛機兩百餘架。與國軍三個集團軍對峙於北站、楊行、施相公廟、瀏河之線，雙方激烈展開陣地戰。至九月底，日方至滬之總兵力已達二十萬人以上。

除了日軍陸續投入大量精銳部隊，並協同海空軍與強大的火力逐步擴大戰果。國軍也適時從各地調集部隊增援，逐次投入戰場，雙方在上海及周邊地區展開激烈的陣地戰和巷戰，戰況極為慘烈。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七日，日軍兩師團藉優勢火炮掩護，強渡蘊藻濱，除突入蘊藻濱岸的我守軍陣地，並集中火力，企圖突破我軍大場陣地。十八日，南京派遣第二十一集團軍趕到增援，欲反攻收復蘊藻濱南岸的陣地未果，二十五日我軍上海北部大場陣地被突破，大場陣地失守，也使市區江灣、閘北等地直接暴露在日軍的側翼威脅下，讓駐守廟行的第八十七師、守江灣的第三十六師、守閘北的第八十八師，不得不被迫放棄苦心經營的防線，提前撤退。此舉使得日軍得以縮短戰線，加快速度向上海市區推進。二十六日我上海方面守軍在側背受日軍極大威脅之下，主力向蘇州河南岸江橋鎮小南翔之線轉移，中央軍及左翼軍走往馬塘。各部之轉進，因日軍無猛烈攻擊，均安然到達指定陣地。

八百壯士堅守四行倉庫 鼓舞全國抗戰士氣

國軍轉移時，在蘇州河北岸的各要點及四行倉庫留置些許部隊，以便遲滯阻卻日軍追擊。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三十日，日軍強渡蘇州河，國軍適時後撤到新涇鎮以南地區，但駐守在閘北四行倉庫的中央集團軍第八十八師第五二四團團附謝晉元，率領四百餘名官兵（對外號稱八百壯士），仍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四行倉庫，抵抗日軍的猛烈進攻，始終堅守陣地，讓國旗飄揚，此一壯舉振奮鼓舞了全國人民的抗戰士氣，也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

第三階段：金山衛失守 突圍轉進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月上旬至十一月下旬）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二日，日軍為根本瓦解我淞滬陣地，於日本八口浦等地，派遣第十軍下轄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等師團，分乘百餘艘運輸船，五日載送日軍於杭州灣北岸的全公亭、金山嘴一帶同時登陸，由於金山衛一帶戰線遼闊，我守軍兵力又不足，應援之國軍部隊因分散與距離的不適，雖奮勇阻敵，仍然不守。登陸之日軍乘機突進，直迫松江。並對淞滬國軍主力形成右側背威脅，加以越過蘇州河的日軍，也正向國軍陣地猛烈攻擊。至此日軍逐漸形成對上海的包圍，此時我淞滬地區守軍若不能及時西移，即有被殲之虞。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日軍後續部隊源源增加，對我軍攻勢愈加猛烈，我蘇州河南岸守軍對當面之敵，一面陷入苦戰，一方面又要防備金山嘴登陸之日軍形成側翼威脅。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九日，松江淪陷，蘇州河南岸我守軍更感威脅。我淞滬中央集團軍總司令朱紹良奉令向青浦、白鶴港之線轉移，但因敵機猛烈轟炸，各部隊聯絡困難，致撤退秩序紊亂。而由松江前進之日軍，迅即向青浦、白鶴港之線進出，我軍第五十八師旅長吳繼光於率部隊阻擊敵軍時陣亡，該線十一日失陷，日軍即沿京滬路方面急進，此時我

軍左翼兵團不得不與中央兵團同時西撤。而右翼兵團張發奎部已於之前撤至蘇嘉線附近及其以西地區。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日軍攻陷上海市，隨著國軍之轉進，十二日除上海市中心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外，日軍正式占領上海。

國軍自上海市區戰鬥失利，主力轉進，雖分別在蘇州河南岸地區、吳福線（常熟福山至蘇州吳縣）、錫澄線（無錫城郊至江陰要塞）、長江沿線等要域，設置阻絕防線，但日軍主力由京滬線直迫南京，其中由杭州灣登陸之日軍，沿太湖以南，由安徽廣德、宣城、蕪湖迂迴；日艦亦由滬溯江北上，會攻南京。沿線我軍雖分別阻擊，節節遲滯，仍未能改變日軍攻擊軸向。

第四階段：護衛南京 天人同悲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上旬至中旬）

南京固為我國首都，但就戰略形勢而言，背水立陣，實無固守之條件，況且首都衛戍司令長官部為臨時編成的作戰指揮機構，作業幕僚也是臨時編組，缺乏協調聯繫默契，加上司令長官唐生智雖自動請纓卻久疏戰陣。

維護南京安全的防衛部隊雖有約十萬之眾，但多為淞滬會戰後撤之國軍，例如駐守光

華門的第八十七師、中華門與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師、紫金山的教導總隊、負責板橋至淳化鎮之線防禦的第七十四軍等，都飽受戰損，且由於過多撥補士兵未受訓練即加入火線，致使上下之間官兵多不相識，戰力一時難以恢復舊觀。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六日，日軍進占宣城、何家鋪、秣陵關及淳化鎮、湯山以東之線，同時日機大肆轟炸我南京外圍各主陣地。七日拂曉，日軍對南京發起總攻擊，我軍雖誓死抵抗，終以火力不足，陣地逐次被日軍攻克。八日秣陵關、淳化鎮及湯山相繼失守，日軍乃向我軍南京廓部陣地進攻。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各要點先後陷落，日軍突入中華門、光華門、中山門，與我軍巷戰。同時日軍一部由當塗渡長江，經烏江鎮趨向浦口，另一部由鎮江渡江趨向江都。國軍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唐生智以戰局無法挽回，下令棄守南京，分路突圍。

南京突圍部隊，除向東方突圍之第六十六軍安全轉移至浙皖邊區，還有小部分突出重圍外，大部國軍均在守城時壯烈犧牲，其中尤以防守紫金山南部的教導總隊第一旅少將旅長萬全策在戰鬥中慷慨犧牲，而教導總隊近三萬人，得以轉進渡江者僅約四千人，死事最為慘烈。另第八十七師少將旅長易安華、第八十八師少將旅長朱赤、高致嵩等，分別在光華門突圍與防守雨花台陣地時，都壯烈殉國，所率官兵也大多為國捐軀。相關忠勇事蹟，

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

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占領南京，隨後日軍縱兵放火，劫掠屠殺城內軍民、姦淫婦女，持續近三月之久，這就是神人共憤的「南京大屠殺」，更激起全民同仇敵愾的抗敵意志。

軍民同心 堅持抗戰必勝信念

我政府當時以淞滬為經濟中心、國際觀瞻所繫，又鑒於元之亡宋，清之亡明，都是採自北向南有利作戰軸線，於是決定在淞滬做持久而堅強的抵抗，使日軍轉變作戰軸線，改沿長江自東而西攻取。

相對於日本而言，由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的得利，日軍原計畫以十數個師團在華北擊滅我野戰軍，另以一部在上海牽制我主力軍北上增援，威脅我首都，速戰速決，企圖在三個月內結束戰事。

基於此，淞滬會戰歷時四個月，敵我雙方均逐次投入兵力，雙方兵力之多和攻防作戰的激烈與傷亡程度，在抗戰史上屬罕見。計國軍先後投入七十個師，日軍也有三十萬以上的精銳部隊參戰，而在會戰中，日本不僅有原在本土待命增援華北的部隊，更有自華北戰場調援過來的日軍，此舉不僅紓解了國軍在華北的威脅，更使日軍深陷由東向西的長期作

戰泥淖。

會戰結果雖然以日軍獲勝，國軍撤退而結束，但激發了全國軍民的抗敵意志，有利於全國抗戰動員與國軍部隊同仇敵愾。日軍占領南京後，進行慘絕人寰、歷時三月、對我國人無差別的屠殺，讓我國獲得國際的同情與援助，更打破日軍三月亡華的妄想。四個月抗敵，也讓我國適時完成物資轉移武漢，人力物力遷都重慶的準備，若無淞滬會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意義，就無法形成對日軍的持久戰，長期抗戰的勝利基礎由此奠定。